

# 何处相守， 何来相安。

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

谢一苇——著



“  
世界太大还是遇见你

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

山河岁月共惆怅

而我

终将要等你的



# 何处相守， 何来相安

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

谢一苇——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处相守, 何来相安: 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 / 谢一苇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5. 10  
ISBN 978-7-5108-4025-8

I. ①何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5248号

## 何处相守, 何来相安: 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

---

作 者	谢一苇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8.75
字 数	206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025-8
定 价	36.0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# 目 录

- 鲁迅：“生为周家人，死为周家鬼”——鲁迅与朱安 / 002  
“十年携手共艰危”——鲁迅与许广平 / 010  
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的生活”——鲁迅逝世以后 / 021  
鲁迅生平年表 / 025

- 郭沫若：“一世的贞姑”——郭沫若与张琼华 / 029  
樱花之恋——郭沫若与安娜 / 034  
“抗战夫人”——郭沫若与于立群 / 043  
郭沫若生平年表 / 053

- 郁达夫：“母亲的礼物”——郁达夫与孙荃 / 056  
风雨丽人——郁达夫与王映霞 / 061  
长空玉音——郁达夫与李筱瑛 / 070  
何丽之有——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 / 072  
附录：晚霞映天——王映霞的第二次婚姻 / 075  
郁达夫生平年表 / 077

- 徐志摩  
小脚与西服——徐志摩与张幼仪 / 080  
“许我一个未来吧”——徐志摩与林徽因 / 087  
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”——徐志摩和陆小曼 / 093  
此恨绵绵无绝期——陆小曼、林徽因和张幼仪 / 100  
徐志摩生平年表 / 104

- 沈从文  
“爱情的甜酒” / 108  
云南看云——生命的“偶然”与“情感发炎” / 113  
1949——“为了你们，我终得挣扎” / 115  
午门城下——生命的放逐与苦难的柔情 / 117  
流放者归来——阳光与鲜花的旅途 / 121  
《从文家书》——“幸福还是不幸？” / 122  
沈从文生平年表 / 125

- 梁实秋  
《槐园梦忆》——梁实秋与程季淑 / 128  
黄昏之恋——梁实秋与韩菁清 / 137  
秋的怀念——梁实秋逝世以后 / 152  
梁实秋生平年表 / 154

- 丁玲：丁玲、王剑虹与瞿秋白 / 159  
“革命 + 恋爱”——丁玲与胡也频 / 162  
“公开的秘密”——丁玲与冯雪峰 / 166  
半路夫妻——丁玲与冯达 / 171  
“我与丁玲五十年”——丁玲与陈明 / 174  
丁玲生平年表 / 179

- 梁宗岱：“我就是梁宗岱” / 184  
塞纳河畔的爱情 / 186  
离婚风波与连理沉樱 / 188  
心魂相伴——梁宗岱与甘少苏 / 192  
最后的遗憾 / 197  
梁宗岱生平年表 / 201

- 曹禺：永远的家宝——曹禺与郑秀 / 204  
飘然而至的可人——曹禺与方瑞 / 210  
绚丽的晚霞——曹禺与李玉茹 / 215  
曹禺生平年表 / 221

- 萧红 | 叛逆者——呼兰河畔的萧红 / 224  
| 缘聚缘散——萧军与萧红 / 226  
| 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”——萧红和端木 / 232  
| 寂寞的香港——萧红的不归路 / 237  
| 萧红生平年表 / 242

- 张爱玲 | 倾城之恋——张爱玲与胡兰成 / 247  
| 异国情缘——张爱玲与赖亚 / 264  
| 张爱玲生平年表 / 272



## 鲁迅

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，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。他在黑暗而又动荡的中国，以笔为枪，猛烈地反抗僵化的社会伦理与宗法制度。反观他的爱情婚姻生活，也始终没逃脱传统伦理观念的主宰与裁判。在鲁迅背后，纠葛着两个女人的命运，一个是朱安，一个是许广平。朱安是他结发的妻子，是她的母亲送给他的“礼物”，他们之间有婚姻无爱情。许广平是他的学生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，在鲁迅的后半生与之相濡以沫，共同生活，可谓有爱情而无婚姻。



## “生为周家人，死为周家鬼”——鲁迅与朱安

鲁迅原名周树人，生于1881年，他出生于一个风景秀丽的南方古城——浙江绍兴。周家原来也是大户人家，只是到了鲁迅小时候，周家接连遭到重大的变故，家道从此败落。作为周家的长子，鲁迅过早的体会了人生的艰辛。十八岁那年，为了寻找出路，鲁迅去南京求学。按照鲁迅的说法，就是“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”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十八岁的鲁迅已经是“大龄青年”，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想到了鲁迅的婚事。绍兴有“九爹十三娘”的说法，就是说男的九岁女的十三岁就可结婚，当然议婚还可以更早，甚至有“指腹为婚”。鲁迅已经十八岁了，在母亲鲁瑞及其亲友看来，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

在一次闲谈中，母亲鲁瑞向同族的一位堂房妯娌——谦少奶奶谈起鲁迅的婚事。这位谦少奶奶很热心，回去告诉了她的婆母蓝太太。蓝太太想到了自己娘家的内侄孙女朱安，老大年纪还待字闺中。于是就派谦少奶奶去鲁迅家说媒。谦少奶奶能说会道，鲁老太太善良心软，几经说合，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。

关于朱安，娘家人都叫他阿安，又称她安姑、安姑娘。1878年生于绍兴城朱家弄。这样算来，她比鲁迅大三岁。鲁迅的母亲曾经为此迟疑过，但是媒人不停说“女大三，抱金砖”，鲁迅的母亲也就没有说什么。朱安长相一般，性格安静，小脚，不识字，是标准的旧式女子。她的娘家祖上也曾做过官，家中屋宇广阔，有书房、石池、花园，在绍兴城也算是殷实之家。这样一个旧式女子，在嫁到周家之前，绝对没有想到未来丈夫的发展以及自己后半生命运的

凄苦。她也许对生活、对未来有幸福的憧憬，但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却都不曾到来。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，这也许是命？

鲁迅刚开始是不肯接受这桩婚事的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是应普遍遵守的成规。鲁迅对母亲怀有深厚的爱，他能理解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生活的艰辛。作为周家的长子，他身上背负着更多的责任。鲁迅曾告诉母亲，答应这门婚事有两个条件：一是安姑娘放足，二是安姑娘读书。母亲完全答应，急切地盼望儿子早早回家完婚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机会摆在鲁迅面前，他被官方选中派往日本留学。因此，这桩婚事就无限期地搁置下来。

1906年的夏天，对于鲁迅来说很不平常。在这个炎热的夏天，他接连收到老家的来信，告知母亲重病，速回。得到这个消息，鲁迅心情焦虑，眼前不断浮动母亲憔悴的面容。母亲到底怎么了，她患了什么病。这些年母亲独自支撑这个大家庭，所遭受的辛苦，作为儿子深有体会。想到这些，鲁迅心情不免紧张。

这年7月，正是盛夏，鲁迅回到了故乡绍兴。一进家门，便马上醒悟过来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摆在鲁迅面前的是一个高高兴兴为自己办婚事的舞台。鲁迅环顾四周，已经焕然一新。看到儿子回来，母亲喜上眉梢。家人忙里忙外，到处洋溢着喜庆。鲁迅木然地望着自己的亲人，他还能说些什么？婚事只能按母亲的计划进行。

鲁迅的婚礼按照旧式仪式在新台门堂屋里举行。这天也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，但是不免让他们失望，因为鲁迅作为一个留过洋的学生，对旧礼仪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与抗议。据说结婚那天，花轿进门，掀开轿帘子，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。因为朱安小脚，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，脚小鞋大，人长得又矮小，坐在轿子里，“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”，鞋子就掉下来了。这个小插曲，在绍兴人看来是不吉利的，但鲁迅的母亲倒不信这些，她只愿自己

的儿子婚事顺利。在母亲的安排下，一个身材矮小、脸型狭长、面色微黄的姑娘出现在眼前。鲁迅心中陡然一惊。他先前只听说新娘长得不漂亮，但还没想到是如此模样。事到如今，还能说什么呢！怨母亲？怨自己？现在这杯婚姻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下去了。

新婚之夜，鲁迅在洞房里心情沮丧，没有对新娘说一句话，也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示。据说他哭了一夜，泪水浸湿了印花枕巾，第二天早上脸上染有一片青色。第二天、第三天晚上，鲁迅是在母亲房里度过的。第四天鲁迅与他的二弟周作人一同踏上了东去的旅程，返回日本。

回到东京的鲁迅情绪低落，关于与朱安成亲之事，他曾经跟老友许寿裳说：“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，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，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

四年之后，鲁迅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，回到了故乡绍兴，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、绍兴府学堂以及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。鲁迅与朱安彼此依然有陌生感，他们之间平日没多少话，不吵嘴，也不打架。鲁迅虽然对她没有一丝感情，但是在面子上也不伤害她。

1912年初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。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，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。不久教育部北迁，鲁迅随之北上。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独身生活。而朱安则在绍兴，陪周老太太一起生活。

这个时期鲁迅的生活是苦闷的，对于这桩无爱的婚姻，他只能苦苦地忍受，让时光慢慢埋葬自己的青春。他孤独地一个人每天在屋子里抄古书，校勘古籍，研究佛经，甘愿沉浸在古代文化中麻醉自己，让青春与生命在无声中耗尽。

鲁迅在文章中很少谈论自己的感情生活，除了向好友许寿裳表

达过一些心理感受外，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。在他的日记中，只有一处记载了朱安的事。在1914年11月2日，鲁迅的日记是这样写的：“下午得妇来书，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，颇谬。”这封从朱安娘家寄给在北京的丈夫的信，不知道写了些什么。但是从鲁迅的评语中，可以猜测鲁迅的不满。

1919年鲁迅接母亲与妻子朱安来北京居住，定居西直门内八道湾。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老式的三进院。外院是鲁迅自己住，中院是母亲与朱安居住，里院则是二弟周作人与三弟周建人两家分住。这时的朱安已经四十多岁，他们结婚也已整整十三个年头，但对于双方来说十三年的婚姻等于一片空白，两个人的感情仍然是冷冰冰的。

1923年鲁迅与其二弟周作人发生家庭矛盾，兄弟失和，鲁迅与朱安被迫搬家到砖塔胡同21号院居住。他们的邻居姓俞的一家，也是绍兴人，家有三姐妹俞芬、俞芳、俞藻与鲁迅家来往亲密，更多地了解鲁迅与朱安的夫妻与家庭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俞芳在《我所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中的回忆：

朱夫人（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）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，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。大师母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小；脸型狭长，脸色微黄，前额、颧骨均略突出，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。眼睛大小适中，但不大有神，而且有些下陷，梳发髻。脚缠得很小，步履缓慢不稳。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（比大先生大两岁），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，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，下系黑色绸裙外，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，朴素整洁。从外形看，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。平日少言寡语，少有笑容。……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，节俭持家，空下来就做做针线。她还能炒一

手道地的家乡菜。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，她总是以礼相待的，泡茶、烧点心，都很尽心。……

……每逢节假日，太师母（鲁迅母亲）的屋里常常宾客满座，热热闹闹；而大师母（朱安女士）的屋里却是冷冷清清。她常独自坐着吸水烟，有时在厨房忙家务。

……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，饭桌上谈话就很少。大师母如果开口，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，大先生或点头，或答应一声，这类是非法的谈话，一句就“过门”，没有下文。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。

……在砖塔胡同、西三条我所看到的，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，谈话很少。有一件事：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，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，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，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；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，即桌式柜的左边，盖子翻过来，口朝上，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；箱底、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，外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的。这样，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。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甚至连大先生、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；后来也未曾知道。大概是没有称呼吧，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，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；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，有时称太太。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，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，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，或吸水烟，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……

朱安为人是善良的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她认为鲁迅先生说的做的都是正确的。她对鲁迅先生是尊敬与关爱的。据俞芳回忆，在砖塔胡同，有一次鲁迅先生病了，吃不下饭。

大师母每次烧粥前，先把米弄碎，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，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、熟火腿、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，给大先生下粥，使之开胃。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。

对于鲁迅来说，无爱的婚姻自然是痛苦的，寂寞的。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无爱的困苦。

“爱情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——一男多女地住着，不知道有谁知道。”

鲁迅身边的朋友与学生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，思想比较开放。他们都曾劝过鲁迅：既然没有感情，就送她回娘家，负担她的生活费，何必苦恼自己，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呢？鲁迅则要考虑得更多。按照绍兴风俗，一个嫁出去的女人，如果被退回娘家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被夫家“休”回去的。那么这个女子的命运将不堪设想。家族的歧视、舆论的谴责将无情袭来，还有她娘家的社会地位，也将一落千丈。对于一个软弱的女子来说，这样的打击一般很难抵挡，有很多人竟会用自杀来了此一生。同情弱小是鲁迅性格的一个方面，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朱安考虑。就像他在文章中所说：“但在女性一方面，本来也没有罪，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。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，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，又不能责备异性，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，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。”

朱安在北京的生活，仿佛是周家的佣人，每日照顾鲁迅与鲁老太太的生活起居。1926年，鲁迅与许广平南下，离开北京城，朱安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。当俞芳问及此事，朱安神情沮丧。她告诉俞芳，这是意料中的事情。“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，我想好好地

服侍他，一切顺着他，将来总会好的。”现在呢？“我好比是一只蜗牛，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，爬得很慢，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力气爬了。我待他再好。也是无用。”好像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，这个比喻可以想象朱安的失望与无奈。

后来海婴出世，消息传到北京，朱安还是很高兴。原因不难理解，她曾考虑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，此生此世不可能有孩子了。按照绍兴的风俗，没有孩子也是一个妇女的“过错”。现在有了海婴，他是鲁迅的儿子，自然也是她的儿子。先前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“罪名”，现在也得到赫然“豁免”，她怎么能不高兴呢？而且，有了海婴，将来自己死后，有海婴给她烧纸，送庚饭，送寒衣，阎王也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，罚她下地狱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逝世以后，朱安曾打算南下奔丧，在她心目中，理应由她这个“正室”亲自出面料理丧事，可事实上却不能够做到。“因阿姑（鲁迅的母亲）年逾八十，残年风烛，聆此消息，当更伤心，扶持之意，责无旁贷。”因此南下奔丧之意，难以成行。朱安因此在西三条二十一号院设置灵堂，为丈夫守灵。西三条二十一号院并不大，三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与朱安，三间南屋是鲁迅在北平居住写作的地方，灵堂就设在三间南屋里，房间的四周都是书柜，里面装满了线装书和一些外文书。东边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幅鲁迅的画像，长约二尺，宽约一尺，据说是1926年陶元庆在北京时给鲁迅画的。前面一个长桌上摆满了祭品。朱安就在这里“穿着白鞋白袜，并用白带扎着腿，头上挽着一个小髻，也用白绳束着。”看见记者以及前来致祭的人，“眼泪盈眶，哀痛之意流露无遗”。

鲁迅逝世以后，朱安的生活费用由许广平接济，每月汇款至

北京。晚年的朱安对许广平很是感激，她曾说：“许先生待我极好，她懂得我的想法。她肯维持我，不断寄钱来，物价飞涨，自然是不够的，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，她确实是个好人。”

在四十年代，由于战争原因，导致汇款一度中断，朱安晚年生活困难，曾欲出售鲁迅藏书以维持生计。1944年，为保护鲁迅藏书之事，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，来到了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拜访了朱安。朱安曾说：“你们总说鲁迅遗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！我也是鲁迅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！”她还多次重复：“我生为周家人，死为周家鬼。”

1946年10月24日，为了整理鲁迅的书籍，许广平独自一人走进了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院。二十年过去了，一切恍如隔世。听到脚步声，朱安放下了吸了几十年的水烟袋，慌忙迎了上去。一位新时代女性，一位旧式女子，两位“未亡人”，隔着二十年的人世沧桑、是非恩怨，因为这次相逢而再次联系起来，不能不让人生发无限的感慨。

1947年6月29日，朱安在北京孤独地去世。她临终前一日，曾泪流满面地告诉宋琳，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。当然，这个愿望没有实现。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一处私地，没有墓碑，没有行状。

一年以后，许广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

鲁迅原来有一位夫人朱氏，……她名“安”，她的母亲家长辈叫她“安姑”。

据说，这是朱安女士第一次在文章中出现真名字。



## “十年携手共艰危”——鲁迅与许广平

二十年代的鲁迅，与朱安的夫妻关系徒有虚名，对于他自己来说，情感生活是孤独的。对他而言，最好的精神安慰就是工作。他一面不停地写作大量的小说、杂文和散文，一面在北京各大高校任课。

这时的他，不但在北京大学任教，1920年还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聘请，1923年又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师。在这几所高校里，鲁迅都是讲中国小说史这门课。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就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的课堂上，一个谈不上貌美，但是活泼开朗的南方姑娘，慢慢地向他走来。沉闷的感情生活，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以后，慢慢出现了转机，仿佛在他阴冷的生活中投射进一片温暖的阳光。

这个南方姑娘是许广平，1898年生于广州一个仕宦家庭。也许是因为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，许广平自小就活泼好动，具有叛逆精神。1918年她随哥哥北上，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。三年毕业以后，转至北京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此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刚刚过去，空气中还留有自由解放的气息。对许广平来说，北京的生活是让人兴奋的，这里有自由的空气，有新鲜的讲座，有博学的先生，这一切都吸引着这个敏锐的青年。

许广平是在读二年级时，才开始听鲁迅讲《中国小说史》这门课的。在她的心目中，这位写小说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其外表并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。他个子不高，两寸长的头发笔直地挺立着，仿佛有“怒发冲冠”的气势。穿着暗绿的夹袍，褪色的黑马褂。衣服